

竹中光耀我家門楣

◎林聖崇

我是新竹中學第廿一屆畢業的，回想起四十多年前，在新竹中學受教育的時光仍然鮮明如昨，我以身為竹中人為榮。

日治時期的新竹中學是桃竹苗地區的最高學府，我的祖父因為家族中許多子弟在竹中就讀而與當時得校長大木俊九郎先生成為好友，家祖父擅詩書，每以詩文致贈友人，檢視所留遺作，新竹中學師長中亦不乏受贈者，茲列舉代表性者如下：

贈新竹中學大木校長

師如尼父總堪喜，傳子傳人視一家。
此日春風桃李艷，更期栽遍上林花。
(大正十一年(1922)六月四日《臺灣日日新報》刊)

送新竹中學校長兼教諭大木先生歸國

廣文久任育人才，名遂功成錦里回。
曲唱陽關心惜別，花開上苑手親栽。
無私時雨霑凡遍，善化春風望再來。
多謝諄諄誘兒輩，十年師弟少疑猜。

(昭和七年(1932)四月二十日，日台灣日日新報》刊)

贈竹中張棟蘭教諭隙溪吐墨竹邑八景之一，張教諭亦竹人故云。

十年負笈滯神京，業就歸來志育英。
墨水一溪藉生色，春風萬樹見爭榮。
西洋言語傳深奧，東亞文章屬老成。
莫道廣文官獨冷，誰能人品比雙清。
(昭和十二年(1937)十二月二十三日《臺灣日日新報》刊)

家中每出一名竹中人門楣即高掛木牌

想來我家族的長輩與新竹中學就很有『淵源』。我自小就被鼓勵要像家族中的叔、伯、堂兄們一樣考上新竹中學。

據父執輩說，當年凡家中有一名竹中學生，在大門上就會掛上一塊木牌，而我們家在苦苓腳的大厝門上最高紀錄曾有九塊木牌高掛，非常令人羨慕。許多年前我的三伯母在加拿大遇到曾在竹中任教的張棟蘭老師還跟我伯母提起這件事，他說當年他最大的願望是他的家門上也能像我們家一樣掛這麼多塊木牌，可見在早年能進新竹中學是多麼光榮的事。

我進竹中時，學校已經從「新竹州立

新竹中學校」變更為「台灣省立新竹高級中學」，當時的校長是辛志平先生，他主持校務三十年，種種開明的作風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我有幸在這位傳奇教育家帶領下度過我的高中生涯。

老實說高中時，我的功課不太好，尤其跟以第一高分考進竹中的弟弟聖哲相比，我實在跟他差很多，但是辛校長堅持五育並進的教學理念，讓我的高中生涯還是過得相當愉快而有尊嚴。

母校動員月會 學生大鳴大放

記憶最深的是動員月會大家都有機會發表自己的想法、甚至批評校政，辛校長堅持這種自由、開放的作法，讓學生大鳴大放，練習表達意見更學習尊重他人，即便觸及敏感議題，辛校長也一肩扛起，不要說在那個戒嚴時代，就算是在今天這個號稱以經民主、開放的時代，又有多少校長有這種勇氣與擔當？在當年的白色恐怖統治氛圍中，辛校長甚至被情治單位的人帶走也不改變他的治校作風。

辛校長的剛正不阿，影響學校的每一位老師，在那種良性的互動下，老師們每



昔日劍道館，是珍貴的精神象徵。

一位都教學認真、正直磊落，成爲全體學子的表率。在那時的校園中，公平、正義是風氣，是理所當然的事，任何人幹了偷雞摸狗不光榮的事都會被唾棄。辛校長沒有口號、不需大聲疾呼只是默默的將民主的種子播撒在每個竹中人心中，維持一片自由的空間讓學生的民主種子有萌芽的機會。讓我們除了接受知識教育也接受民主及品格教育。

除了啃書本 校園多見特立獨行人

其他如運動會、越野賽跑、班級合唱比賽等活動，不但將我的高中生活安排得多采多姿，還培養我們保持鍛鍊身體的習慣、欣賞藝術的能力、

練習團隊合作以完成任務、及負責到底的精神，這些訓練帶給我的好處在竹中時沒有特別感覺，只覺得聯考要考的學科已經夠我忙了，聯考不考的歷史、地理、音樂、美術、體育老師也嚴格要求，真叫人吃不消。

但是透過嚴格要求培養出的生活能力，讓我們竹中人在進大學或進社會後，顯現出特別的氣質，那些在社團中最活躍、在同儕中見識最廣、最特立獨行有見解的都是竹中人。在自由的學風、完全的教育、古樸自然的學習環境中成長的竹中人，絕不是只會啃書的書呆子。辛校長成功的人格教育是我感到在竹中受惠最多的地方。

搶救古蹟

保留珍貴精神象徵

畢業這麼多年以來，對母校的關心始終不減，因此當我得知「劍道館」及「辛校長公館」將被拆除時，我跟許多校友跳出來力主保留，經過持續的奔走、斡旋，終於「劍道館」與「辛校長公館」得以保留，列爲古蹟。我認爲保留下這兩座建築，不僅只是爲台灣留下兩座古蹟、或爲竹中人保留珍貴的記憶，更要緊的是透過這樣的運動，我們把新竹中學的精神留下來了，這一所全世界唯一能讓諾貝爾獎得主深深感謝的學校，絕對不只建築物，蘊含在其中的精神才是最珍貴需要被保存、流傳的。

學長李遠哲在獲得諾貝爾獎後，將諾貝爾獎副牌送給新竹中學，使新竹中學成爲全世界唯一擁有諾貝爾獎副牌的高中，因爲他肯定新竹中學是對他一
生學習影響最深的學校！



林聖崇：
母校 21 屆畢業
淡江大學畢業
活躍於醫界和環保運動
目前旅居加拿大
仍不時爲文關心國內輿情